

父亲的大学

陈爱松

父亲没有上过大学。大学只是他的一个梦。

父亲出生于1945年。小时候家里穷,该上学了没学费。爷爷狠下心,从唯一盛麦的瓦缸里挖出一小布兜麦子,扯着他到大街上卖了两块钱,送他上学。

父亲12岁那年,爷爷型地时从高高的崖头上摔下来而撒手人寰。从此孤儿寡母艰难度日。家里没烧的,父亲和拧着小腿的奶奶到村外的水库边拾淤泥,抬回家晒。淤泥又湿又沉,长箩筐不停地打着父亲脚。

父亲读书很用功,饿了就把裤带勒紧些。奶奶一人挣工分,养不活5张嘴,想让父亲辍学。老师跑到家里,说父亲将来是上大学的料。初中毕业后,成绩很好的父亲却没有上高中,而是选择了一所中专,因为这样可以早些为家里分担困难。

上中专时,父亲要半夜起床,步行5个小时到学校。带的是红薯馍,冷了以后硬邦邦,就着开水算是午饭。天热时,放两天再掰开,能扯出长长的丝来。父亲从不叫苦,他对未来充满向往:参加工作了,就能挣钱了,家里人就不用挨饿了,自己可以买书了,甚至说不定还有机会上大学去。

但父亲的中专也没能上完。正是三年困难时期,那所中专停办了。父亲又回到山沟老家。种地,行医,挣工分养老母儿女,为叔叔娶媳妇,照顾不能自理的舅爷一家。在生活这所大学里,什么苦都吃过。但日子再难,他的床头总放着几本包着牛皮纸的书,翻烂了,就再包一次,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上书名。

我小时候,父亲几乎天天检查我的作业,还买了唐诗宋词督促我背。我有时兴趣不大,他就摇头晃脑地用自编的腔调唱诗给我听。他常常对我说,好好读书,将来到城里上大学。大学好书多着呢,教授学问大着呢。邻村某某大学毕业,当工程师,坐火车飞机到处讲课。

可惜我懵懂无知,初中毕业了,竟没有给他实现梦想的机会。20年前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去进修,一向节俭的父亲塞给我几百元钱:“我早就为你存了一些上大学的钱,这次终于有机会给你了。”

上个月,我到南阳师范学院学习,临行前,回老家看父母。父亲说:“我去送你吧。”我笑父亲,我都40的人了,去过很多更远的地方,难道去省内的南阳还让他不放心吗?倒是父亲快70了,出门我还得为他操心呢。父亲又说:“那我过一段去看看你吧。”我想,父亲一直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,到南阳旅游一次也好。

两周后,我打电话约父母来南阳。母亲放心不下家里的鸡猫狗,父亲就一人来了。父亲上午来时,我正上课,因为不好意思逃课,直到放学我才打电话。父亲说,他早到了,就在我们校园转悠呢。校园真大啊,假山草地湖水河桥都有。

中午,我要带父亲去街上吃饭,父亲却想去学生餐厅吃。在宽敞的餐厅里,我们挨着看饭菜,然后排队打饭。坐下后,他悄悄对我说:“这么多饭菜任意挑,现在的大学生真幸福呀。用卡吃饭,不用找钱,真方便!”

下午,我让父亲在酒店休息。因为他昨夜就没睡好。父亲忽然有点扭捏地说:“我跟你一起去上课吧。你们的教授会不会不同意?”我说好。能坐100多人的教室学生总是稀落落的,谁会介意多他一人呢?又暗笑,父亲的好奇心还挺大。

我们到教室时,别的同学还没来。我们住后面走。这是阶梯教室,去后面要上台阶。父亲说,这设计好,前面的不挡后面人。教室前面上下有四块黑板,父亲感慨:四块黑板,能写多少知识?又有点不解:最上面的两块黑板那么高,怎么写字?我走到前面,把下面的黑板向上一推,上面的黑板就下来了。父亲笑了,说,还怪方便呢。

上课时,父亲从衣兜里摸出小本和笔,戴上老花镜,郑重的像个小学生。上课用多媒体课件,屏幕上播放讲义、音乐,还有电影剪辑,父亲目不转睛地看,专注的像痴迷动画片的小孩。他的眼镜搁在鼻头上,老师讲课时,目光从眼镜上方射出去,记笔记时,目光又顺势鼻尖处看下去,那模样,有点滑稽。我想笑,却没有笑出来。看着父亲稀疏的白发,认真的神态,我忽然明白,父亲来南阳,不仅是来看我,还是在圆他一生的梦。

前两天回家,小侄儿急切地对我声明,长大他要去上大学。我逗他,为什么?他说,爷爷说了,大学校园像公园,教室像电影院,老师讲课像百家讲坛,墙上还有四块黑板!

我知道,大学曾是父亲心中的梦,再多的风雨也不曾凋谢。而今大学是父亲手中的种子,被父亲精心地种在后代的心上……

伊河串起的明珠

马玉红

伊河源于栾川,流经嵩县、伊川等地,穿伊阙而入伊滨区,东北至偃师注入洛水。伊河、洛河撑起了河洛文化的一翼厚重,“伊洛文明”被西方一些历史学家称赞为“东方的两河文明”,蕴蓄了丰富的历史文化。今天,让我们顺着伊河沿岸来采贝觅珠吧。

马村渡口

伊河过龙门伊阙,经裴村,郟庄,折向东,这个水湾处就是马村渡口。

渡口不大,却是伊河东南岸居民通往关林的捷径。渡口以前有木船摆渡行人货物,后修建了水泥桥。两岸水草青青,有洗车的,洗衣的,有嬉水游泳捉鱼虾的……如今,马村渡口已经不复存在。希望路跨伊河桥正在加紧施工,不久的将来,它将取代马村渡口,成为伊滨区连接洛阳新区的重要通道。

棘针护民

伊水过马村,经司马,到棘针。

棘针村的先民为避兵乱,携儿带女至伊河滩上,平原滩涂,正愁无处藏身,忽见一处荆棘丛,急忙奔往,因而脱险。后在此定居,繁衍生息,渐渐发展为两处村落——东棘针,西棘针。如今,棘针村民在伊河滩上耕耘出沃野田畴,还大力发展种植、养殖业,昔日的荒滩荆棘丛,成为一方富庶的沃土。不久的将来,东棘针、西棘针全体村民将分别入住3号、5号富民安置小区,开始崭新城市生活。

康庄大道

伊水经棘针向东,流经康庄。

由康庄到梁村的这条路就是康梁路,人来人往,川流不息。农忙时,乡亲们路边的田野里春点化肥夏收麦,套播玉米种小麦,周而复始。农闲时节,上山收红薯,薄暮时分,人们驮着大袋小袋的红薯满载而归……南山巍巍,伊水潺潺,康梁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“康庄大道”。

如今伊滨区建设如火如荼,紧邻伊河的康庄成了规划中的商务和行政副中心。村子的东边,笔直宽阔的伊洛大道已经取代了昔日的康梁路,成为伊滨区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。

白塔苗圃

康庄的下游是西白塔、东白塔。

这里很早以前就是洛阳四大苗圃之一,如今,更是在勤劳的白塔人手里发扬光大。他们种植的苗木有雪松、黄杨、女贞、棕榈、牡丹等等,但主要作为绿化树种,白塔苗木不只为美丽伊滨的建设添姿添彩,更是销往全国各地,为美丽中国增添一抹新绿。

石罢无“坝”

由白塔向东,伊河经杨湾,到石罢村。

因伊河傍村流过,上游河底都有各色鹅卵石,到此处突然消失,河底是干净的细沙,故名石罢,沿河两岸,自西向东依次有西石罢(洛龙区)、后石罢(佃庄镇)、东石罢(李村镇)。岁月更迭,河水涨落,现在西边河底已经有大量石头,不过分界依然明显,自渡口为界,向东很少。

门庄苇席

伊河过石罢,到庞村镇门庄。

曾经的门庄,河湾汉港处,处处种莲。春摸莲夏赏花,荷叶秋枯好切茶,入冬挖莲菜,赶上春节买,“滩涂处野生的芦苇一片接一片,用石碾碾平,劈篾编苇席,暑热的中午,消夏的月夜,苇篾上下翻动跳跃,向四方延展,折边成席后,拿到集市上,门庄苇席十里八乡在集市上很是走俏有名。如今的门庄,苇席已经很少存在了。这里人民生活富足,环境优美,已经成为了一个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。

万安山濯龙祠

杨群灿

道教产生于洛阳,酝酿其成长的土壤之一就在万安山。

小南顶半山腰有祭祠,最早是祭祀神农炎帝的场所;到了东汉顺帝时,皇宫里建了濯龙园,是皇帝专用的沐浴之所,园里有濯龙宫,也作皇帝的办公之用;桓帝时,在炎帝祭祠原址上建了濯龙祠,祭祀老子,旁边的水潭经过修葺,被称为濯龙潭——至此,形成了一套皇家“濯龙系列建筑”。

到了明代,本地白草坡人许三多(字重华)被敕封龙王,时人在濯龙祠的旧址上建了白龙王庙来纪念他,濯龙潭随改称为白龙潭。我们现在看到的,为民国年间重修。

西汉初期,朝廷以黄老之学(融黄帝、老子学说为一体)治理国家,倡清静无为,休养生息。到了东汉时期,黄老之学与仙家合流,演变为中国道教的雏形——黄老道,初起于宫廷,后传民间,渐成风气。

桓帝刘志是个铁杆黄老道徒,也是历史上我国第一个崇信道教的皇帝,对道教初期的形成和发展,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刘志幼年时,喜爱音乐,笙箫演奏相当出众,那种逍遥自在、超凡脱俗的感受,与黄老道清静无为、长生久视的教化理念正好相符。他15岁时从河北封地被请回朝廷登上了皇帝宝座,对宫中的道术秘籍颇多阅览,对宫中的黄老信仰更是深信不疑。

桓帝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,但二十多岁了还没儿女,续接龙脉的念头日日萦绕着他。桓帝寄希望于黄老道,渴求从黄老之术中得到子女成群,于是以皇帝身份召文武百官信仰黄老道,用国家大典礼仪式在宫中举行祭祀。延熹五年(公元162年)桓帝下诏:除洛阳令王涣祠、密县令卓茂庙不改外,其余所有祠庙一律改祀老子。延熹八年(公元165年),桓帝遣中常侍到苦县(今河南鹿邑县,老子故里),一年三次大张旗鼓、雷厉风行地祭祀老子,把崇拜老子、神化老子推到最高峰。

延熹九年(公元166年),桓帝把皇宫里的濯龙宫改祀老子,又在万安山炎帝祭祠的原址上修建了濯龙祠,塑像供奉老子。

桓帝率文武百官祭祀老子时,以五彩毛毯装饰祭坛,用纯金作法器,设置高座,张以华盖,令皇家乐队用祭祀天神的乐曲演奏伴唱,极尽奢侈豪华,庄重非常。

从此之后,从宫廷、官府到民间,全国上下,崇拜道教的风气越来越盛。



鱼趣

张晚霞 摄

小曲里的学问

刘瑞娟

小时候,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奶奶的小曲儿。

每当月圆之夜闲眠之时,仰望天空中皎洁的月亮,奶奶就给我们念叨:“月奶奶,白亮亮,开开门洗衣裳,洗得净,洗得光,哥哥穿着学堂,长大考个状元郎。”在优美的小曲儿声中,牙牙学语的孩童渐渐学会了说话,渐渐明白了长大读书的目的,尽管我们并不知道状元郎是什么意思。

等到我明白事理后,奶奶教的小曲儿又换了内容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《荞麦花,开得稀》,大致内容是:荞麦花,开得稀,儿子出门娘惦记,等到儿子回来了,一头钻到屋里去,抱着孩子观着妻,老娘问:“儿呀儿,你饥不饥,你渴不渴?”他把眼一瞪,脚一跺,“你这老婆真啰嗦”。简短的几句话把母子、婆媳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刻画得淋漓尽致。但当时我只是喜欢这小曲的韵律之美,并不了解之间的复杂故事。

奶奶如果健在就今年107岁了,她虽然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,但她的见识超人,她把那些崇尚男尊女卑的小曲儿教给了我,同时又不愿意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;于是她常常把“刘家坟里吃针多,小子脑映闺女恶”这句话挂在嘴上,“恶”这个字,在我们这里的方言里,并不是真的“恶”,而是“厉害”的意思。天天听着这话,我不知不觉中增强了好胜心和自信心,尽管现在已过不惑之年了,我这好强的个性仍不减当年。

在我们家还真的没有男女差别,每年大年初一只有勤快早起的人才能陪奶奶祭神,这个殊荣年年被我拥有,清晨四点我陪着奶奶摆供焚香祭拜天地全神,大开家门祭拜财神,此时奶奶常念叨说“大年初一开开门儿,一下子忙到年三十儿”。每次听到这句话,我就会暗暗算计:哪天才能休息呀?

因为十一二岁就开始外出求学,我陪伴奶奶的岁月并不长,但奶奶的小曲儿却常常萦绕在耳边。听着这些小曲儿,我学会了勤奋、谦让、自强,学会了处理婆媳之间的关系,懂得了做人应尽的责任。遗憾的是奶奶会的小曲儿还有很多很多,我还没来得及多陪陪她,没来得及把她的小曲儿记录下来,奶奶就过世了。

我格外想念奶奶,如果时光能倒流,我一定把奶奶的小曲儿仔仔细细记录下来。

元宵牵着年离去

田心

老话常说,“不出正月还是年”,可我总是觉得元宵节是一个分水岭,这个节日过完,也就意味着年结束了,忙碌了一年的人们,经过春节年假的休整,需要重新开始新一年的奔波和劳碌。

从我有记忆开始,就知道母亲对元宵节很敬重,当我看着母亲满脸微笑地把做好的馅料切成小丁,然后在铺满糯米粉的箩里轻轻晃动时,我总是不满地说:“最不想过元宵节了,因为从这天开始,就没有年味了!”母亲却会笑眯眯地说:“但是元宵节也是最圆满的啊,她是年最好的结尾。”

其实,在我的农村老家元宵节的庆祝活动还有很多,白天可以去看集会。踩高跷的、划旱船的、扭秧歌的,让元宵节这天无比热闹,锣鼓声铺天盖地而来,鞭炮声四面八方而来,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,都会陶醉在这次腾和热闹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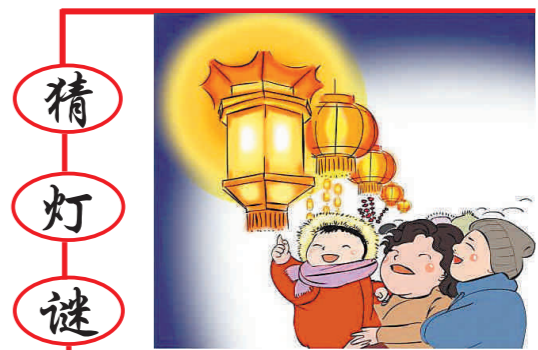
元宵节这天的夜里还要放烟花,那一个个或长或短、或方或圆,形态各异的烟花爆竹被搬到了空地广场上,等待夜幕降临之后,那些烟花就奋不顾身地投向无边无际的夜空,盛装上演生命的华彩,浓墨重彩地在夜幕上开出最绚烂的花。朵朵烟花次第开放,是夜空最美好的配饰,点燃了夜空,也把元宵节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看累了,玩累了,象征着甜蜜团圆的元宵就开始在火上慢慢煮,然后一家人围炉而坐,慢慢地品尝元宵,慢慢地品尝年的滋味。

我总觉得,元宵节的烟花如披着盛装的女子,用缤纷旖旎的霓裳羽衣,给年结了一个美好的尾,而元宵就是她们画下的诗意的句号。

进入中年,对元宵节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抵触,但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惆怅,依然会在元宵节这天心生伤感,因为这是劳碌一年的人们和年的最后一次亲密接触,是人们对年的最后一次礼赞,从这天开始,我们就不得不和最美好的年挥手告别,虽然这天的团圆、喜庆、幸福和快乐会留在记忆里持续很久,但她毕竟是一个结尾。

如今,元宵节已过,我知道又是一个美好的年离去了,但是心里不再全是伤感,虽然元宵牵着年的手轻轻悄悄地离去,但是我们依然有更加美好的期待,可以在元宵节离去的一年时间里慢慢实现,然后慢慢等待梦想缤纷绚丽,不是吗?



- 1、鲁迅全集。(打一曲艺形式)
- 2、悬崖收缆。(打一国家名)
- 3、一钩残月伴三星。(打一字)
- 4、春雨绵绵妻独宿。(打一字)
- 5、心有余而力不足。(打一字)
- 6、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。(打一字)
- 7、一字九横六直,孔子猜了三日。(打一字)
- 8、画时圆,写时方,冬时短,夏时长。(打一字)
- 9、你打我不恼,背后有人挑。心中亮堂堂,指明路一条。(打一日常用品)
- 10、左边不出头,右边不出头,不是不出头,就是不出头。(打一字)

谜底:

1、山羊 2、危 3、心 4、一
5、心 6、冫 7、日 8、日 9、谜
10、猜